

行走， 在路上

阿成
著

行走,在路上

阿 成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行走,在路上 / 阿成著. - 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7.12
ISBN 978-7-5317-2243-4

I.行… II.阿… III.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8353 号

行走,在路上

作 者 / 阿 成
责任编辑 / 刘 薇 王金秋
装帧设计 / 安 璐 袁 洁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开 本 / 650 × 960 1 / 16
印 张 / 17
字 数 / 230 千
版 次 /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/ 29.80 元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243-4

目录

爱如清酒

过眼云烟 / 3

恍记 / 10

鞋的故事 / 18

音乐之城 / 30

中年物语 / 36

深夜手记 / 39

雪婴儿三篇 / 46

吃的故事 / 57

皮冻 / 63

钥匙 / 66

送父亲远行 / 71

德莫利鱼 / 76

东北大酱 / 78

吃鲢鱼 / 80

东北的炖菜 / 83

火爆二人传 / 85

人来人往

扎满鲜花的吊桥 / 89

茶客 / 92

黄先生 / 95

老曹 / 100

王干事 / 103

王先生 / 106

举目蒿莱 / 111

金黄色的杏 / 118

队友 / 125

卖花人 / 129

老谷笔记 / 132

行走，在路上

奇异的湘西古俗 / 143

榕沐村记 / 146

西域的汉子 / 157

夜话 / 159

青海湖 / 163

壁上人家 / 165

抚远有多远 / 167

过青藏高原 / 180

小镇 / 182

韩国杂记 / 190

梦入何乡

江边遗景 / 209

暖冬的江面 / 211

临江的居所 / 216

穿越城市的河流 / 219

道外日记 / 236

城市亲情 / 240

城市纪事 / 242

content

{爱如清酒} 爱即是丰盈的生命

一如斟满清酒的杯盏

——泰戈尔

过眼云烟

姐 夫

人到中年,体力毕竟不如年轻时代了。记得当司机开大卡车时,一次给黑龙江西部的一个生产队拉活儿,干完活儿后,生产队长狠狠心,决定送我们每个卡车司机一麻袋秋土豆。队长说,你们就使劲装吧,反正怎么装也装不到袋子外头去。

黑龙江的秋土豆当然很棒了,加上个性上的贪婪,我为什么不可劲装呢?我指定使劲装!并把麻袋装得根本扎不上口了。是两个人立肩给我抬到肩上,然后趑趄趑趄地扛到卡车大箱上去的。

队长咧着嘴感慨地说,要想贪多,还得靠年轻啊,身板好。

说这话,使我想起一个下棋的朋友。平时,偶尔我也去棋社下棋(因为棋臭,主要是害羞着脸看)。棋社的老板过去是个“炮子”(刀枪炮之万人),岁月无情,现在居然也四十多岁了。在棋社喝劣质茶时,他伸出胳膊对我说,你看你看,一点肌肉也没有了,完蛋了。说完,还没等我答话,他突然一纵身,从椅子上跳了过去。我立即抱拳说,你还行,没完蛋。

然而,老了就是老了,便是偶尔有一两个年轻人的动作,也仅仅是一种悼念与挣扎的行为了。

现在我的体力绝对不行了。在公共汽车特别拥挤的时候,心里总惦记着去打出租车了。毋庸置疑,就是岁数逐渐地大了。我的另一个常坐出租车的原因是,我喜欢同出租车司机聊天儿。

爱
如
清
酒

晚秋一夕，在满地落叶的马路上，出租车像开在锦绣的地毯上。我不知道同那位出租车司机是怎样扯到看电视这个话题上去的。

司机边开车边说，先生，你说怪不怪，我姐夫看电视，就喜欢看动画片。

我问，你姐夫多大岁数了？

司机说，四十多岁了。不算小吧先生？

不算小。

司机说，是啊，这么大的人，只要电视里有动画片，他立马找个小板凳，在电视机前一坐，老老实实，仰着头看。而且从头看到尾，一动不动，非常专注。有时候我去我姐家，不好意思，也装着有兴趣儿陪着他看一会儿。我坐在那儿就怎么也整不明白，这儿童的动画片有什么看头。

你姐夫是什么文化？

业大。五大毕业生呢。

没什么毛病吧？比如什么疾病之类的。

没有。啥毛病也没有。我还问他，姐夫，别的片子你是看不懂咋的？光看这种动画片。

他怎么说？

我姐夫见我这么问他，脸立刻就耷下来了，站起来都不用好眼睛瞅我。不过，我姐对我姐夫非常好，真的。她跟我说，除了小孩子，其实咱们都看不懂动画片，可你姐夫他能看得懂！

我问，你姐夫是做什么工作的？

司机说，已经没工作了，下岗了。

孤独之谜

无论如何，家和单位，是一个人经常驻脚的地方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仍然不明确作为一个有一点文化的人，究竟喜欢去

什么地方。

年轻未婚时,我喜欢去江边。一般是在父母那里吃过晚饭后,再独自一人乘车,去江边一坐。而且一定要选一个幽静无人的地方。于暮色之中,我呆呆地坐在那儿,看着一泻千里的江水。天天如此。冬天,则是沿着多雪的江边,慢慢地走,脚踩着雪,发出缓慢的、咯吱咯吱的声音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。喜欢去的地方愈发地变得不明确了。这之前,还曾喜欢一个人撑把黑伞,在小雨中散步。看到被雨水淋湿的房舍、树木,看到雨点密集地落在街面的雨水中,心中的那份凄凉与惬意总是充满了脱俗的诗意。

尔后,我也曾一度喜欢去图书馆。然而,那里给我的是压力,不是轻松。我无法在一群默默无声的读书人当中,充分地展开自己幻想的翅膀,放纵倏然而至的某种隐秘的情绪。

年岁逐渐地大了,竟然开始了两种莫名的喜欢,一是喜欢去逛商店,偶尔地花一些本不该花的钱。在甲、乙、丙、丁的商场之中,看着不同的个性、不同的面貌、不同的职业、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虚伪与真诚的人们——总会有许多被激活的回忆与感慨。

我想,逛商店,大抵是别一种“购买”生活的方式吧。

另一个,是喜欢逛花鸟鱼市。人走在那里,会获得一种怡然的心绪,一种善良与彼此理解的氛围,让人迷恋。为此,我常去那里买花,买花药——我想,一个业余的家庭园丁,总是离大自然最近的,并与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、遥远的沟通。那是一种享受。

听说,当代的不少年轻人喜欢去面包房。哈尔滨就有不少这样的面包房。虽然面积不很大,但环境却十分幽雅。桌椅餐具之类,也都十分讲究。墙上挂着一些仿欧洲的名人名画,或是田园的风景,或是绚烂的花卉。我因为好奇,也偶尔去那里一坐。

面包房供应各种新烤的面包,法式的、俄式的、美式的,等等。同时还供应各种饮料,可口可乐、咖啡、牛奶、红茶,等等。去那里的人,大都

是一些中国式的白领(这一点,似乎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),他们有的是某外企的职员,有的是电脑专家,有的是新闻出版界的年轻人。穿着都很绅士、很淑女。在那里,顾客吃多久都行,没人撵你。的确是一个彼此倾吐心声的好地方、好环境。

黄昏之后,面包房的乐师们纷纷上来了。他们或者拉一首大提琴曲,或者弹一曲钢琴,或者吹一曲萨克斯。曲调总是悠缓的,哀伤的,回忆似的。顾客们一边喝着咖啡,一边倾听。有一种在教堂里的感觉。

我的背后,是两个年轻的白领男士,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悄声说,怎么,又让你的女朋友把你甩了?另一个说,是啊,这是第三次了……

我端着咖啡不动了,渐渐地,泪水充满了眼眶。我是到了如此沧桑的年岁才搞明白,过去,我喜欢去的地方,原来是因为失恋,一生的失恋啊!

送 行

少年时,为了逃避父亲的揍,便是雪天,也要躲在天棚上去过夜。

那是一幢老式的、呆板的、四面裸着红砖的普普通通的小二楼。在颇为洋气的城市的边缘上。它与十几间稀落且宁静的平房矗立在一起,终究是显得孤独。无论是雪天,还是冷飕飕的雨天,它总是给人一种莫名的伤感。

三十多年如箭如梭地过去了,它的位置不再是城市的边缘,在沧桑变化中,它已接近这座城市的中心了。雪天里,高架桥银龙似的从它的额前凌空飞过,相映之下,它显得愈发陈旧与孤独了。

它也是一个有记忆、有情感、有魂灵的活物啊。

但是,无论如何,挽歌已经在它的四周无声地响起了——许多扇窗玻璃破碎了——人去矣,楼已空——它很快就要被扒掉了。

在高架桥上，我凭栏而立，隔着漫天沉沉浮浮的小雪望着它。雪花粘在面颊的泪水上，大抵是寒气让它滞重难流的吧。

少年时的我，站在小二楼天棚的天窗那儿，正好与高架桥上的我隔雪相望。

小的时候，母亲就曾跟我说过，在山里生你的那天，外头就下着雪。站在天棚上的孩子，早早地就知道了雪是他的灵魂，他的命。成年之后，他每年都要失魂落魄地去看一遍黑龙江旷野上疯狂而来的漫天大雪。置身于那样的雪中，他心静如水，魂无纤尘。

孩子睡在天棚上，雪常常从深夜就开始下了。雪花钻过房顶的瓦缝，湿冷冷地落在孩子的脸上，蓦然而醒后，孩子便站了起来，去天窗那儿往外看。天窗外的夜雪，每一片都发着彩色的细光，似乎是在上帝的指挥下，翩翩起舞——幽幽沉落，并发出极细微的声音。呀，是一支曲子！是来自天国的故事！天棚上的孩子感动得泪流不止了。

雪们衬在浓黑遥远的夜里，总有一种海的感觉。孩子再睡在铺满炉渣的天棚上，梦里便会有一只小船，载着他驶向天使的花园。

天亮了，房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、优美的白雪。饥肠辘辘的孩子，便捧过一把瓦片上的雪，用舌尖儿舔舔，它真的很甜，也很凌厉。

天窗的对面，是座尖顶的基督教堂。雪使它变得很美。母亲常到那里去。过了三十多年我才明白，母亲的灵魂也是需要安慰的啊。

元旦之夜，天棚上的孩子，隔着布满冰凌的天窗，久久地望着尖顶的教堂。

教堂似乎在问天棚上的孩子，你冷吗？

不冷。

你怕吗？

不怕。

你饿吗？

饿……

孩子觉得这座尖顶的教堂，是上帝送给他的礼品。孩子决心把它画到贺年片里，送给那个知道他尴尬底细的同桌女孩。

想到这里，孩子便幽幽地笑了。青黄的瘦脸，笑得是那样的天真而狰狞。

那个女孩是个富家的子女，却又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小姑娘。那时候，他们都只有十二岁。十二岁，永远是人类羡慕的灵魂世界啊。

那座尖顶的教堂应当就在我身后的位置，在高架桥的另一边。可惜，它早已先小楼而去了——雾般地消逝了，仿佛是随着漫天的落雪，去了极遥远的地方。六十年代那些疯狂的黄衣少年，都应当为它的消逝做深刻的反省吧？

三十年前的天窗之外，还是一望无际的雪原。雪原上的雪很厚，有几棵黑色的树点缀其中——而远在天边的树，则淡成灰色的小点儿了。鸟儿从天边飞来，需几分钟才能从你的头顶飞过。尖顶的教堂就在雪原之上。不少鸽子、麻雀绕着它飞，然后又落在它上面。三十多年来，教堂的钟始终未被敲响过，就这样无言地走了。

孩子经常带那个同桌的女孩到雪原上去玩。他们几次试图用雪再塑一个尖顶的教堂，但他们却从未成功过。或许因为他们不是圣徒，仅仅是两个孩子的缘故吧。

每当两个孩子在雪野上用雪塑教堂时，那个穿着黑色长袍的大胡子洋教士，总是揣着手在一旁看。他们从没说过话。两个孩子走了，教士还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，沉思着。

那是一个喜欢无缘无故流泪的教士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那双塑雪的小手，几度寒风，几度春风，已经苍老了。此刻，它被儿时的记忆，被雪的记忆，扎得火辣辣的，那种昔年之雪的寒气让他的心又颤栗起来。

交通警察远远地看着凭栏而立的我，他似乎有点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站在高架桥上,我与那个天窗上的少年久久地凝视着,一虚一实地展示着生命的本质。

高架桥上的车渐渐地多了起来。一切都是很城市的感觉了。

雪下疯了,似乎是企图掩埋过去,也在阻止未来。

想到这儿,我笑了,笑得是那样的天真而狰狞。

恍 记

鬼子过年

我去过承德。没去过的地界，我不敢写。去过就敢写了，胆子也大了，凡有争议的地方，也敢跟人家犟嘴了。

实践其实是很仗义的事。

我去承德，是带女儿去的。我作为一个穷作者，凭什么要去承德玩呀！活晕了？说实话，主要是女儿要求。须知，小人物的女儿也是女儿呀。

这年女儿初中毕业了，要上高中了。这空当，有钱人全领着自己的虎儿凤女，到国内的名山大川和世界名城旅游去了。咱女儿虽穷，但毕竟也是小孩子呀。我抠抠搜搜地，跟女儿掐肩媚笑，商量着还是去承德看一看吧。

承德多好啊，连皇帝都在那儿避暑，避暑山庄嘛，八大处嘛。多好啊，非去泰山干嘛？爬上爬下的，累个半死。再说，山上都是雾，啥也看不清。学生课文里的那篇《泰山顶上看日出》不也是没看到日出吗？

去承德，居然想起那里还有我的一个早年的文友，田林兄。

田林兄很好的。

我跟田林兄介绍自己的经济情况时，并未觉得难堪，因为田林兄也是一个普通人，讲感情的一个人，为人聪明、厚道，还是一个大孝子呢。那次是他个人出面接待的我们父女。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又便宜又干净的小旅店，而且房间里还有风扇。非常非常不错了。田林兄还买了

一网兜子新鲜水果,女儿非常喜欢。并请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饭。于是,我逢人便讲,田林是我朋友。

这是1986年夏天的事。

遗憾的是,我们从未写过承德。

我现在写的是发生在承德1942年旧历年之前的事。那时日本鬼子已经把中国侵略了。承德也一样。到处都是太阳旗,到处都是日本兵,到处都是“卫生胡”,到处都是“仁丹”广告。但是,不要以为祖国被日本鬼子占领了,中国的老百姓就不过年了。该过年也得过年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,“年年难过年年过”嘛。年是一定要过的。该办置年货办置年货,该买鞭炮买鞭炮,还有对联、挂笺、福字、灶王爷、门神画、佛香、供果、小孩提的小灯笼,掂量着自己手中的铜板,都得考虑。过年嘛。

承德老百姓这种穷欢乐式的过年气氛,浓浓地体现在承德卖年货的集市上了。那里人来人往,非常热闹。

日本宪兵队就驻扎在承德。

中国人过年的热情、气氛,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。大坂,或者奈良,或者京都和神户等地,都有他们的亲人,日本人也是要过年的。在日本的家里过年,一家人团聚,喝米酒,唱《拉网小调》、《樱花啊樱花》什么的,还有茶道、插花、放河灯,那该是何等幸福而迷人的事啊。

可是,为了大日本的利益,他们正战斗在满洲,不能回家过年了。然而,凭什么让中国的老百姓热热闹闹地过年呢?日本军人的威严又在哪里呢?

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,就差两三天除夕了。日本宪兵队分头出击,先在附近的乡下下手,以示皇军铁蹄之威严。

其中一队宪兵,把承德上板城区鹰手营子村包围了。

顾名思义,鹰手营子,那是自清朝以来出优秀鹰手的地方,是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地方。日本人先把它包围了。先扒了最有过年气氛的,贴着春联、楹联、门神、挂笺最喜兴的民房64间。

中国人的民房也好扒。都是土房，风雨飘摇。他们一边扒一边恨恨地用日本话说，我让你们过年！我让你们过年！

轰轰轰，都扒倒了，鬼子一个个也造得跟小灰人似的。但他们高兴，都咧嘴笑，高兴地欢呼“嗨，龟田君，过年啦——嗨，小野君，过年啦——”

然后，全村二百多号人，被日本宪兵集中到一个大院子里去了。

日本兵并不都是很蠢的兵。他们不能公开说，是因为不高兴中国老百姓过年才扒他们的房子、抓他们的人。那成什么了？真要那么说，是要被上司烱大耳刮子的。

于是，他们把抓来的那些准备过年的人，押到仗子村于家店，与那些从上板城区东涝洼子、南故庙等地抓来的准备过年的老百姓，集中在一起，在南院过堂。

问的都是一样的话。

宪兵问，你给八路负什么责任？

老百姓答，什么责任也不负。

宪兵问，你给八路军送什么东西？

老百姓答，什么也没送过。

宪兵站起来说，行了，把衣服都脱了，脱光腚！

几个宪兵用木棒你一下子，他一下子，围着光腚者打着玩。一边打，一边喊，嗨，过年啦，支那人，过年啦——

其中有比较抗打的，感觉鬼哭狼嚎的效果不佳，宪兵便改用凉水掺煤油，往光腚者的肚子里灌。被灌得最多的那位，叫谭仲。他后来回忆说，他一共被灌了五桶这样的“水”。

也有让光腚者跪碎玻璃碴子、过电、用铁筷子烙、用钢笔尖儿扎手指甲缝的，或者用猪鬃捅光腚者的尿道。方法很多的，层出不穷。颇像当今日本人的电器产品，总是在革新上下苦功夫。不断地花样翻新，更新换代。